



血
在
烧

李西闽中短篇小说精选

著
李西闽

山东大学出版社

血在烧

李西闽
中短篇小说
精选
/ 军事卷 /

著

李西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在烧/李西闽著. —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7-5607-5339-3

- I. ①血…
II. ①李…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97791 号

策划编辑:张申华
责任编辑:张申华
装帧设计:牛 钧
排版制作:任 艳

出版发行: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 址: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 编:250100
电 话:市场部(0531)88364466
经 销: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东港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10.5 印张 280 千字
版 次: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6.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李西闽

著名作家

1966年11月生于福建长汀农村。

1984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

在空军部队服役20年。

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

在《收获》《天涯》《作家》等发表大量文学作品，

出版《酸》《腥》《麻》《救赎》《好女》

《死亡之书》《血钞票》《黑灵之舞》

《拾灵者》《崩溃》等长篇小说30多部。

在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中，

被埋废墟76小时，

根据这段经历写成的《幸存者》

发表和出版后，引起巨大反响，

并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奖”。

目录

- 辽远 / 1
贼三 / 38
一个叫风的女子 / 61
假发 / 74
霜与雪 / 88
雨中的男孩 / 107
秋天的栅栏 / 116
北村往事：红鞋 / 131
红火环 / 147
M 中队的雨季 / 195
血在烧 / 237

辽远

老骡子拐腿失踪的那个晚上,我和范阿军的确睡得死猪一般。我不知道范阿军有没有做梦,反正那个晚上我一直做着喝蜜的梦。当天色大亮我从温暖的被窝里钻出来时,范阿军从门外走进来说,老骡子拐腿没了。我漫不经心地说:“怎么会呢?”范阿军似乎是在吼:“狗日的,那拐腿真没了!”我一看范阿军涨成猪肝色的脸,脑袋瓜“嗡”地炸了。我跳起来,滚下铺板,铺板一阵吱吱呀呀乱响。

我向水秀叙述老骡拐腿失踪的事时,水秀葡萄般的黑眸子正望着窗外密集的雨帘,视线在苍茫的铅色天空上无限延伸。我闹不清水秀是否在听我讲述。

我闹不清水秀在想什么。

反正在老骡拐腿失踪后若干年的一天,我从西部高原的绿色营盘回到山清水秀的客家小城的那个雨天的傍晚,我拼命地给美丽的水秀讲述老骡拐腿的故事。我还没讲完,水秀就一声不吭地走出了家门。水秀走后,老铁匠撑着一把黑布伞,拎着一瓶白米烧和卤菜,回来了。我一看到那把破旧的黑布伞,神经便猛地绷紧了:水秀出门时没打伞,那淫雨会打湿水秀的一切!我夺过老铁匠的黑布伞就冲了出去。老铁匠的喉结咕噜了一声,努力地睁大老眼看着我。

我跑遍了这客家小山城的所有街巷,也没有找到水秀。

水秀也失踪了。

水秀像当初老骡子那样莫名其妙地失踪了,这使我相当痛苦,以至于在我提起笨拙的笔之际,茫然不知写什么好。

老骡拐腿

那头瘦骨伶仃的老骡子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冬日正午走进我的视野。那骡子在寂寞的黄土高原一个向阳的缓坡上慢慢地朝我走来。骡子一拐一拐艰难地走,后面跟着一个歪戴军帽的兵,那个兵懒洋洋地拿着一条皮鞭,无精打采地迈着方步。

连长告诉我,那是我们连队的功臣。

哪个兵?我问。

不,是骡子。连长说,并用粗实的手掌使劲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不明白连长为什么要把我徒步从十几里外的连队领到这荒凉的山坡上来,也不明白连长为什么要那么用力拍我一巴掌。

我当时心中纳闷到了极点。

一头拐腿的骡子是我们连的功臣,这对我这个连裤头都没穿破一条的新兵蛋子而言,简直是天方夜谭。

连长朝老骡后面的那个歪戴帽子的家伙大吼一声:“王老吉,快过来!”叫王老吉的兵像影子般朝我们晃过来,就那么一百来步,晃了大约10分钟。那一拐一拐的老骡被影子晃到了后面,停在那里,抬起头,吐了一口气。

“王老吉,给你分个兵。”连长说。

王老吉没说话,站在那儿用鞭子拍打手掌心。

接着,连长给王老吉扔了一根烟,那家伙把烟放在鼻子底下使劲闻了闻,然后粗声粗气地说:“好烟。”

连长看了看王老吉的样子，笑笑，掏出那仅剩半包的“金丝猴”牌香烟扔了过去。王老吉慌忙接过烟，黝黑粗犷的脸上绽开一个艰难的笑容：“老抽连长的烟，真难为情。”“日鬼。”连长骂了声，就拍了拍王老吉结实粗壮的肩膀，“好好带这个兵。”

“哪儿来的？”王老吉吞了口烟又大口吐出。

“农村还是城镇？”王老吉没等连长开口，补充道。

“城镇。”连长说，“这娃我看厚道。”

“嗯。”王老吉那眼光怪异地在我脸上审视了一番就去牵呆立在那儿的骡子去了。

连长回转身来冲我讲：“你跟着他就行了，我先回连队了。好好干，要服从安排，连队信任你才把你分到这重要岗位上来，我和你该谈的都谈了，有些东西，王老吉班长会和你细说。有什么问题找王班长，让他向连队反映。”

连长和我握握手就走了。

连长从那黄土高坡走下去时，我觉得自己如一条无望的小船，被孤零零地扔在一片大海深处。连长该谈的都和我谈了，可谈的是什么，我脑海一片空白。

就那样，我被王老吉带到了坡上的一排泥屋前面。“到了！”王老吉把老骡拴在一棵老榆树上，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声。王老吉帮我把背包、行李一股脑儿拎进泥屋，扔到一个空铺板上，脸盆、牙具和床板坚硬地一碰撞，发出一种怪音。

老骡在外面又吐了一口气。

这骡子怎么老吐气？我正想着，王老吉拿起捅条，稀里哗啦地拨弄屋中央的铁炉子。屋子里煤灰飞扬，灰白的煤灰夹带着股臭味直扑我鼻孔。我看到炉面上一双僵硬的破鞋垫，鞋垫上隐约可见一个红“喜”。

脸上挂满了白色煤灰的王老吉把一脸盆水放在炉面上，炉膛里的煤火红红地旺起来。小泥屋里十分温暖，初冬的氛围似乎热烈了些。

“坐。”王老吉捅完炉子，让我坐。

他扔过来一支烟：“抽！”

“班长，我这有。”我赶忙掏烟。

“抽。”王老吉笑了笑。

我把整整一包广州“红双喜”放在王老吉面前的铺板上。

“连长都跟你说了？”王老吉吐了口烟。

“说了！”尽管我不知道连长对我说了些什么，可我不敢说连长没说。

“好，住下吧。”王老吉站起来，过来打开我的被包，给我铺床。

“我来，班长。”我心里诚惶诚恐。

“一样。”王老吉叼烟的姿态土极了，“新同志嘛。”

我立在那里，木头桩子一般。

老骡是头军骡，有军籍。

老骡出生在冀中平原的一个乡村，它 1948 年从军，1950 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战争结束后随部队迁到这黄土高原。老骡身上有 19 处伤疤，每一块伤疤都光滑鲜亮，像一面镜子，光亮的镜子。老骡立过 3 次功。老骡活了多大年纪，谁也搞不清，有人说 40 年，有人说 50 年，有人说——反正是头货真价实的老骡。

老骡的右后腿是战争年代被美国人的飞机炸坏的，所以走起路来一拐一拐，样子很难看。老骡的名字恰如其分又带有被侮辱的味道，叫“拐腿”。老骡军籍上的名字叫什么，我们不知道。

那年冬天下第五场雪的时候，整个黄土高原被裹上了一层厚厚的“白棉被”，掀开棉被，就可触摸到温暖的土层。在我的想象之中，那土层在冒着热气，像我们滚烫的心，许多嫩草的胚芽正在那土层中悄悄地幸福地萌发。

我在给水秀的第五封信中，还是像前四封信中那样万分激动地描述雪，尽管有些词不达意，文笔也不优美，但信中掩饰不住我对雪的激

动和热爱。我却掩饰掉了在我当兵生涯中至关重要的老骡拐腿。

我在五封信中，可以说在我以后几年的所有给水秀的信中，都没有提及骡子。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错误，也不知道老骡拐腿和远方的水秀有什么重要的关联。

就在我给水秀写完第五封信的那个落雪的下午，老骡拐腿在我当兵后第一次瘫了。

这是一头怎样的骡子啊！在我以后的岁月中，想起骡子瘫倒在另一间铺满麦草的泥屋里的时候，我的心就会隐隐作痛，就像想起我自己是个地道的孤儿那样。

老骡的那间小屋散发出麦草和骡尿骚混杂的气息，那种气息极温暖，温暖得让人受不了，有些沉闷。小泥屋墙上的白灰驳落着，斑斑块块，像地图。

王老吉阴沉着苦脸。

他蹲在躺倒的老骡旁边，神色凄然，他那双粗糙的大手抚摸着骡头上的褐色皮毛，一下一下地抚摸，动作缓慢如绵长的冬夜。老骡的两只大眼迷蒙着一层湿湿的散发出蒸气的热气，闪耀着夕阳的光泽，尤其在窗外灿烂的雪花的辉映下。

王老吉最后坐在干燥的麦草上面，他把老骡硕大的头颅揽在怀里，那样子让人想起母与子或恋人之间的那种情调。那情景极为动人，我站在他们旁边不知所措。

往常任何一个日子里，王老吉总是要牵着拐腿老骡在那山坡上踱步，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奇特、那么情真意切的散步方式。每当夕阳即将落山的时候，我做好了饭菜，把老骡的饲料从另一间放草料的房子里拿出来用铡刀弄碎放进骡食槽之后，就冲着落日映照中的骡子和人大声叫嚷一阵，骡子和人才慢吞吞地踱回来就餐。

骡子吃一口草料，慢慢地嚼着，口齿之间冒出许多白生生黏糊糊的白色泡沫。王老吉也慢慢地嚼着馒头或干饭，嘴角也偶尔冒出些许白生生黏糊糊的白色泡沫。有时，他把大花瓷碗放在黄土地板上，唠唠叨

叨地说我偷工减料，骡子吃的草料没铡碎，然后重新给骡子铡草料。那时候，王老吉最常说的就是这么一句话：“狗×的！骡比你爷爷还爷爷，那么老了，能嚼动粗料吗！没良心的，骡过去可流过血出过大汗的！”那时，我悲哀到了极点，我不如一只老骡子，我没贡献，我吃革命的饭才几天哪！可我一想到爷爷，眼圈就会红，按王老吉的话说，我假惺惺的。但王老吉压根就不晓得我爷爷是老红军，死在长征路上了，长征才刚开始呢，还没出江西的地界，他就永远躺下了。无论怎么说，老骡是英雄，我爷爷也是英雄。从王老吉骂我几次后，我对老骡拐腿似乎也有了种莫名的情感。

可就在那年第五场冬雪飘落在黄土高原的那个下午，老骡又一次瘫了。王老吉准确地告诉我，老骡已经瘫了十来次了，每年冬天瘫一次，也就是说已经瘫了十多个年次了。在王老吉参军的前五年，老骡拐腿就已经开始了每年一次的瘫痪。王老吉不无伤感地说，他已经在山下小镇请了几次兽医，那医好了无数家畜的老兽医对老骡毫无办法，也弄不清楚老骡为什么会瘫，那病因是老兽医从未发现的。

那个冬日的下午，王老吉一直坐在老骡拐腿的身边，搂着老骡硕大的头颅。老骡的鼻孔急促地呼出长长的热气，热气在小泥屋里迷漫着。

那顿晚饭我没吃，王老吉也没吃。我熬了些米汤，想给老骡喝，可老骡也没喝。那米汤成了白生生的糨糊，后来王老吉用来糊报纸贴墙了。

当我点燃了马灯，把它放在老骡那间小泥屋时，我看到王老吉把自己的被子抱了来，盖在了老骡拐腿的身上，然后自己披着那件新棉大衣照样坐在那里抱着老骡的头。

后来，我发现老骡睡着了，王老吉也睡着了，我把我的大衣盖在了王老吉身上，我躺在被窝里一夜没睡着。

许多年后，当我把那个晚上的事原封不动地讲给水秀听时，水秀一声不吭，不知在想些什么。也许我的语言相当的枯燥无味，也许那些有关拐腿老骡的事压根就打动了人，或者是时间久了，已经变了味儿。

可我知道老酒越陈越醇。我后来想,如果我当初把拐腿老骡告诉水秀,在那赞美雪的信中坦白地告诉水秀我在干什么,或许水秀和我就会有另一种结局。

但我没能那样做。

水秀

说实话,在我几年的军旅生涯之中,水秀在我心中的比重不亚于老骡拐腿。对于我们黄土高原养骡所而言,水秀是远方给我梦中描绘七色彩虹的画家。可是,对水秀而言,远方的我是不是她梦中的内容,我无从知晓。

对谁也不用掩饰,我是个孤儿。

我那可怜而又可亲的双亲是在一个夏日的黄昏和夕阳一起远去的。他们双双吊死在那个朝着夕阳的山冈上的一棵古色古香的苦楝树上。父亲和母亲都是我们那小县城里出色的医生,关于父母亲的记忆在我脑海所剩无几,我想起他们时眼前的洁白大褂和慈祥笑容便相互重叠,而后变成两根结实粗壮的连公牛也拉不断的绳索。在小城的任何一个角落,我父母的身影和爱心始终还在游荡,有时小城人闭眼就能浮现。可至今,小城的任何人都弄不清我父母的死因。时隔那么多年了,什么也不必知道了。那是个永久的谜,一个结结实实的死结。

我父母在那个夕阳血红的黄昏远去之后,我成了孤儿,那年我5岁。

我被送进孤儿所的第二天,一个长得相当白净的高挑阿姨领来一个干瘦的老头,那干瘦的老头上下不停地打量我,长叹了一口气。漂亮阿姨告诉我,那老头是我爷爷。

我说,不是,我爷爷是烈士,我爷爷早就死了!

阿姨说,不,他没死,他就是你爷爷。

我不信。

干瘦老头苦笑了一下。

阿姨说，你爷爷要带你走。

我默默无语。我知道，那给过我糖吃的漂亮阿姨不要我了。我知道，我是孤儿。我狠狠瞪了漂亮阿姨一眼，就被干瘦老头领走了。我走出孤儿所大门时，偶然回头看了一眼，我看到漂亮阿姨用洁白如玉的手背擦了一下眼睛。后来，我和王老吉讲起这一幕时，王老吉抚摸着老骡拐腿的皮毛，粗粗地喘了一大口气。

当初把我领出孤儿所大门的干瘦老头，是在西城门底下打铁的铁匠水运锤，他是水秀的爷爷。我认识水秀就是在那一天。老铁匠的家门永远是黑色的，像铁一样的黑色，显出一种坚硬。我走进黑色的门，就看到了水秀，水秀小我一岁。记得水秀那时正在玩一个纸做的小风车轮，她不停地用樱桃般的小嘴儿吹着风轮，纸扎的小风轮慢慢吞吞地转着，还有纸要破碎时的那种诱人的声响传进我的耳鼓。

我那时就朝水秀奔过去，一伸手就轻而易举地夺过了水秀手中的小纸风轮，放在自己的嘴前，呼呼地吹起来。正当小风轮在我嘴前快速旋转之际，扎着两条羊角小辮的水秀扁了扁嘴儿，“哇”地哭了出来。这时，老铁匠咧开大嘴，哈哈地笑开了。笑完，他牵起水秀的手，走到我跟前，指着我说：“他是你哥哥，别哭啦，好水秀，让哥哥玩一会儿，他会还你的。”

水秀不哭了，扑闪着灵秀晶洁的大眼看着我。

我从小就讨厌爱哭的人，就是双亲死的时候我也没掉一滴泪。我看水秀不哭了，就朝他笑了笑，把手中的小风轮递给了她。水秀脸上呈现出花般的笑容，轻轻叫了声：“哥。”我顿时感到快乐无比，我走上前，拉起了水秀的手。老铁匠这时脸色很难看，我发现老铁匠转过身，用手去抹眼睛。

就那样，我走进了老铁匠的家门，走进了水秀的生活。我称老铁匠为爷爷，称水秀为妹妹。

老铁匠说，水秀的父母在好远的大城市里工作，可是，我从来没见过水秀的父母。每当谈起父母，我心里就升起一股刻骨铭心的悲凉，而水秀的瞳仁里却闪现出美丽的向往：“爷爷说，我爸和我妈会带我去好远好远的有火车有轮船的大城市的。”水秀那么一说，我就低下了头。心想，我爸我妈或许也会回来带我到好远好远的一个新奇的地方去吧。

但我父母分明被埋葬在那向阳的拥有小树林和各种美丽小鸟的山坡上了。

我是孤儿。

老铁匠说，收留我是可怜我。老铁匠在西城门城楼底下呼呼地拉着风箱叮叮当地打铁时，亲口对过路的人们说的。

老铁匠穿着一件打满补丁的白粗布褂子，浑身淌着臭汗，艰辛地用铁锤狠命地锤炼那些红彤彤的铁砣时，我和水秀就在西城门城楼底下捉蝇蚰。等到他收摊了，就站在那里伸长脖子，朝我们高呼几声，我就牵着水秀的手一蹦一蹦地回到他身边。老铁匠封了炉，收拾好东西，挑起铁匠担子，领我们回家。

路过卖麦芽糖的小摊点，水秀赖在那儿不愿走，她把食指放在红润的小嘴上舔，两只眼睛呆呆地盯着如蛇一样盘旋在木盆里的麦芽糖。

我拉拉水秀的小手，走吧，爷爷会发火的。

水秀死活不走。

老铁匠叹口气，回转身，把担子放下，掏出一个布兜兜，从里面掏出两张脏兮兮皱巴巴的一角钱票子，递给卖麦芽糖的老陈头。老陈头露出两排黑色交错不齐的牙笑笑：“多敲点，多给你敲点，都是熟人。”接着，我们听到了那叮叮当当敲麦芽糖的声音。我和水秀一人一块，我看着水秀吃得香甜的样子，就把自己的那块麦芽糖留起来，在晚上临睡觉时，给水秀吃。

在我的记忆中，童年时老铁匠的那张床大得出奇，温暖得出奇，我们三人同在那张大床上度过了无数个寒冷的夜晚。许多年后，我还会想起那些夜晚，尤其是在黄土高原上养骡的日子里。

老骡拐腿

老榆树发出细嫩新芽的时候，老骡拐腿又一次神奇地站了起来。王老吉那天喝了整整一瓶秦川大曲，喝醉后，就睡在老骡拐腿的屋子里。王老吉打呼噜的声音，我敢打赌，五里地外都能听见。

王老吉在寒冷而寂寞的冬天里几乎没有睡过一次好觉。春天的来临，给王老吉带来的喜悦显而易见。老骡拐腿站立起来对于王老吉而言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喜事了。王老吉被风霜雪雨磨得粗糙的脸在春天的阳光下熠熠生辉。

王老吉朝我笑笑，就牵着老骡拐腿到山坡坡上去遛步了。老骡刚走出小泥屋的时候，突然高仰起头，朝天空吐了一口沉重的粗气。王老吉使劲地抚摸着老骡的褐色皮毛。王老吉和老骡亲昵的样子让我妒火中烧，我那时竟产生了一个邪恶的念头：老骡拐腿为什么不死！自从我到了养骡所，就变得像闲人一般。王老吉亲的是老骡，而我，只像一件不中看也不中用的摆设，一天到晚就是重复吃饭、铡草、睡觉、陪王老吉瞎聊。我真巴望，某一天我们醒来后老骡变成了一具僵尸。我不喜欢待在这里。连长和王老吉再三强调，养骡子这项工作是多么重要，而且关系到许多东西：老骡拐腿是一部活着的史书，在它身上浓缩了许多无价的珍宝。那么，为什么不把老骡拐腿送到北京军事博物馆去呢？而放在这荒凉透顶的黄土高原上让我们喂养。

我不喜欢待在这里闲着无聊的重要原因，是因为水秀。

水秀从小就说，我长大后肯定能成为一个英雄。我参军时，水秀流着滚烫的泪珠对我说，我穿上军装真精神，以后一定能当个将军什么的。我当时在心里说，水秀，你等着瞧吧！等着瞧什么呢？瞧我一天到晚和一只老拐腿骡子一起度过无聊而又宝贵的时光？一天到晚陪着那个骡孙王老吉？我弄不清这意义有多大，看来英雄梦将军梦注定只能

编织在给水秀的信中了。在我当兵后回那个客家小山城之前，我一点儿也没有透露过我在部队的真实情况，我害怕水秀的目光突然黯淡。有一次，我在给水秀的信中编了一个故事，说我的枪法练得百步穿杨，如何如何的准，在全团的大比武中夺得第一名，成了远近闻名的神枪手，连地方武装部还请我去当射击教练呢！水秀的回信快而精彩，说我有出息，还说了许多温情脉脉既有兄妹之情又有男女之爱的委婉话语，看得我犹如在酷热的夏日阳光下喝了瓶冰镇啤酒般痛快。可我一走出门，一看到王老吉和老骡拐腿从那山坡坡上朝我这边晃悠过来，我就一阵眩晕，内心隐隐作痛，心里觉得对不住水秀，对不住老铁匠，有种犯罪的感觉。

我那时真盼望老骡死，只有它死了，我才有机会离开这地方。

在老骡拐腿从瘫痪状态中解脱之后，我对老骡拐腿的那种怜悯之情就淡化了。尽管有时我会对老骡拐腿无端地产生神圣的敬畏，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根本就没能像王老吉那样对老骡拐腿产生痴迷的热爱之情。有好几次，我想让老骡在我的手中无声无息地离开美好人间，可当我一接近老骡，老骡的眼光中就出现一个巨大的红色光环，那光环跳出老骡浑浊苍老的眼睛，成为老骡身后一个巨大辉煌的背景，渐渐地走向远方，又从远方回归到现实之中，我双腿一打战，就失去了对老骡拐腿下毒手的决心。

老骡的荣誉是我们连队也是我们全团官兵的荣誉。老骡被一代一代的士兵们敬仰，老骡是部队教育的活教材，每年新兵一来，就要列队来参观老骡。

老骡拐腿的照片和事迹被一代一代的团报道组的笔杆子们搬上报纸杂志，被一次又一次地搬进电视屏幕，连同养骡的一代代士兵。

老骡为革命流了血淌了汗，据说，在战争年代，老骡还救过一位当初的营长，现在的将军。

那是初夏的一天，那个日子我永生难忘，就像我永生难忘参军的那个日子。那天，水秀牵着我的手凝视我，泪光莹莹脉脉含情又饱含期待那样。